

“可以通过荧光监测 basecase 酶的活性.....”

听到传来的声音，你望向左手边的教室。

计算语言化学概论。

这场大风已经不知道刮了多久，从天桥刮到天台，涌进漆黑的过道，刮倒了你言语的调用栈。无论抓来多少只 **basecase**，都会掉进下一层递归，出口早就在废墟中不见踪影。

悬铃木在下雨

悬铃木在下
下雨的悬铃木

悬铃木在下
下
下雨的悬铃木
的悬铃木

悬铃木在下
下
下
下
下
下
.....

.....
的悬铃木
的悬铃木
的悬铃木
的悬铃木

木鈴
下
下在下
下
鈴木
鈴木
懸
下
懸
的木下
.....

.....
悬铃 的 铃木
的 悬 的 悬

因此，语言是一种分形，（而悬铃木是一种雨。）你用 Ce^{4+} 对“雨”通过国语罗马字 *yeu* 进行单电子氧化，得到了鱼(*yü*)。鱼跃为鸢，它扇动残破的翅膀，刺破冰湖的帘幕，水如花火迸向夜空，耸起一道六方晶系的危墙。

“用大刀、武器、火炮.....”又一串断续的声音。

“.....除掉杂草，”杂草除掉就是森林。森林里什么都有，有歌的鸟声，还有闪着小溪的阳光，阳光边有一棵屋子做的木头。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，如果木头被大风刮倒了，就会产生“存在的空虚”。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，森命意义感低下与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密切相关。那么，如何让森命更有意义呢？

你在键盘上敲出“更有意义”的首字母，候选框里弹出的第一个选项却是“过眼云烟”。

人人生而璀璨，人人生而荒诞。

化院的大楼是一个栈；你站在栈顶昏昏欲睡，感觉即将从中弹出。

RecursionError: maximum recursion depth exceeded

栈爆了。这难不倒你，你重新设置了最大递归深度，但找不回你存在的位置了。此时，你被 `.pop()` 到咖啡厅里继续敲着键盘。

['浅', '拷', '贝', '就', '像', 'F', 'L', ' ', 'S', 't', 'u', 'd', 'i', 'o', '里', '复', '制', '了', '一', '个', 'p', 'a', 't', 't', 'e', 'r', 'n', ' ', ' ', '深', '拷', '贝', '就', '是', '复', '制', '了', '之', '后', 'm', 'a', 'k', 'e', ' ', 'u', 'n', 'i', 'q', 'u', 'e'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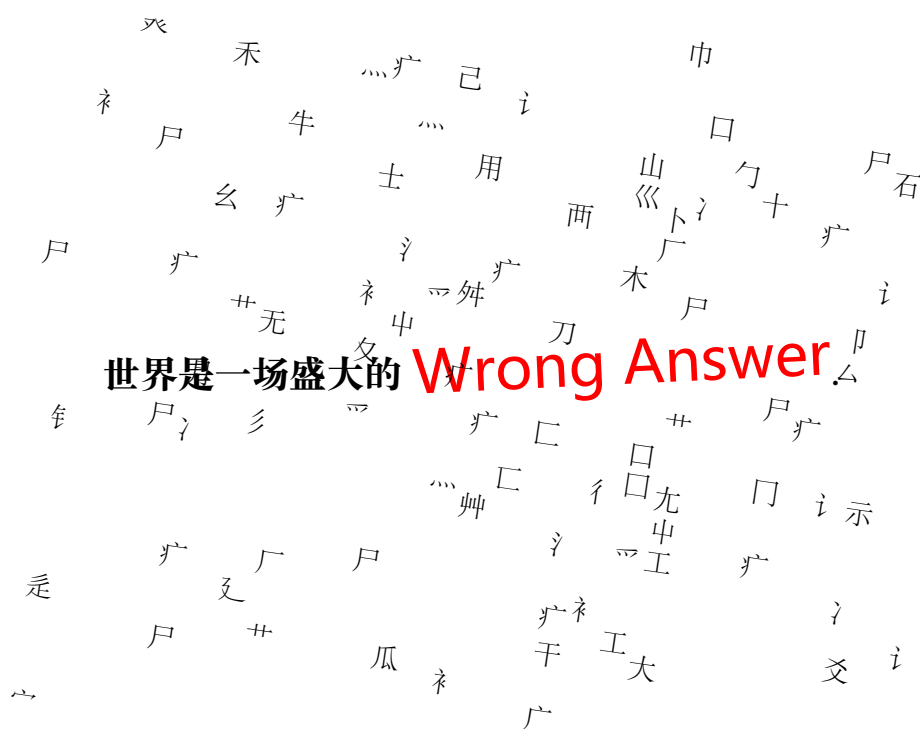
屏幕上雨一般蹦出一串又一串地址。你抓住这些地址，将它们首尾相连，再打一个你念念不忘的三叶结，合成了一个**环表**。你把它揣进口袋，准备带回去挂在屋里。环表是秋天告

别的信物，链表是冬天捎来的霜花。你不知不觉被浅拷贝了。等到不再被需要，你的地址，你所有的喻体，连同你，就将统统被丢向虚空。

地址和壁址的关系就像 **dfs** 和 **bfs**——一个深深地长进地里，一个宽宽地铺在外面。你喜欢天天换壁址，但没法地地换地址。天黑了，你也累了，没力气纠结什么时候该给旁边那一地纸入队，索性对着它们大剪一刀，敲回车。

Wrong Answer

再剪一刀，这次剪碎了时间。继续剪，剪碎存在，剪碎打结的大风。笔画和部首的碎片夹杂着大风漫天纷飞。



甜度对生活的偏导不连续，所以可微甜不存在。不如积分。积分是一种陡峭的反抗。时间不晚了，你贪恋着蛋糕和水果的香气，振摇着还剩半杯铬酸拿铁的咖啡杯，盯着闪烁的电脑屏幕一饮而尽，咔哒一声关掉了页面。